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三

宋史四百七十四

開禧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兼修國史領修書都總裁長脫等奉

勅修

姦臣四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以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
調相州潁昌府教授歷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尚書
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荆湖間卨時避亂沅
湘師臣程昌寓以便宜檄卨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
卨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

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高不以禮
高憾之高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陸辭希秦檜意諸
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
權高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
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逗遛之
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張俊歸自楚州
與檜合謀擠飛令高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
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高代治遂劾
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
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飛

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
樸何彥猷言飛無罪高劾之知宗正寺古偃請以百
口保飛高又劾之士偃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
高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道
抵罪終身不復參政范同為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
之高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燾倡
孫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和議成高請詔戶部會計
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
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蓄積稍實可備
緩急梓宮還以高為攢宮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

唐卿副之高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
 張浚寓居長沙高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
 吳素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眾人常產可辦浚
 乃得免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
 譽已數千言囑高以聞高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
 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高曰不聞
 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
 大方交章劾高高遂求去帝命出守檜愈怒給事中
 楊愿封還詞頭遂罷去尋謫居歸州遇赦量移沅州
 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以高
 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事欲受命於
 金高見書大怒以為金人未有豐暴而浚所奏乃若馮
 在年歲間浚坐竄謫高提舉刊脩貢舉勅令格式五
 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靖高始附檜為言官所言多
 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
 政將反檜所為首召高還高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
 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

字三百九十四
聖慈烈皇后女弟任至寶寧軍承宣使佐胄以父任
入官歷閣門祗候宣贊員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
汝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
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
居慈福宮而佐胄雅善慈福為侍張宗尹汝愚乃使
佐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佐胄兩至宮門不獲
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
甚慷慨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佐胄佐胄馳白汝愚曰
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
內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

皇帝位寧宗既立佐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
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
加郭杲節鉞而佐胄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
佐胄始缺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
弄威福弄威福奏白汝愚當用享賞酬其勞而踈遠之汝
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佐胄請池斥去朱熹
奏其姦佐胄怒使優人栽冠闕袖象大儒戲於上前
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佐胄未幾龜年與郡佐
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佐胄无用事
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攽者曩與佐胄同

字四百餘个
知閣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佐
胄計議敬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佐胄曰趙相
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
佐胄愕然因問計敬曰惟有用臺諫尔佐胄問若何
而可敬曰御筆批出是也佐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
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
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佐胄之黨
汝愚之迹始危佐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鏗
鏗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佐胄引
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

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佐胄之見
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
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佐胄得罪太學生楊
宏中張衡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
佐胄編置朝士以言佐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佐胄
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佐神觀又設偽學之目以網
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澹
言偽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偽學罪首紘條奏汝
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
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葵圖之汝愚抵衡暴薨

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佐胄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偽
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偽
學思不從佐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佐胄加開府
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佐胄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樺
清議不欲顯斥熹佐胄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
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
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為
逆黨佐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而坐偽學逆
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沈獻言令省部籍記偽學
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偽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

年陳謙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而張公
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佐胄拜少保封豫國公
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黜之五年佐胄使璉告
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佐胄欲
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鞠之張仲藝
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
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佐胄以周
必大為相佐胄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佐胄意劾
必大首植偽黨降為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
佐胄意而諫實始京鏜逮鏜死佐胄亦稍厭前事張

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佐胄以為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寢解三年拜太師監惠民局夏元中上書請佐胄平章國政佐胄繆為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元中放罷時佐胄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似亦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佐胄童子師自選入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鈞又佐胄厮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位蘇師旦周鈞勢焰熏灼佐胄凡所欲為宰執無不為其自強

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佐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必叛佐胄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會李棗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為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佐胄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傳伯成言兵不可動抵罪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閤乞斬佐胄蘇師旦周

子四百十個
錫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効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援故事乞命侂冑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為請侂冑除平章軍國事蕭遠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昵蘇師旦為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四年以薛叔似為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慶州召見以弭兵為言薛侂冑意前二秩於是薛諫

易被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延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詔侂冑日一朝又龍叔似並升宣撫使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襄信縣捷書聞侂冑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寧代為宣撫使侂冑既喪師始覺為師旦所誤侂冑招李壁飲

數其罪贖佐曹越之翌日師旦請詔州斬郭俾於京
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爽于嶺南已而金人渡淮攻
廬和真楊取安豐漢文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密僉
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佐曹輸家財二十萬以
助軍而諭丘密募人持書幣其敵營謂用兵乃蘇師
且郵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
且多所要素謂佐曹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密又
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
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
受金命稱蜀王宗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

大帥平章為首謀宜免繫街佐曹忿密坐罷曦反狀
聞與朝震駭留日亟遣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
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佐曹連遣方信孺
使北請和以林抃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
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
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佐曹窮其
說乃微及之佐曹大怒和議遂輟起辛棄疾為樞密
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溥為江淮
制置使復欲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
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佐曹意猶未

字四百令十卜
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
誅侂冑議甚祕皇子榮王入奏揚皇后亦從中力請
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
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
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
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
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
恐泄不可翌日侂冑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
側殛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冑事將不善侂冑與自
強謀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盡擊謀侂冑者是日行

可方請對自强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
俄侂冑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冑已押出象祖乃
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亟侂
冑首乃命臨安府斲侂冑棺取其首遺之侂冑用事
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
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
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
足以儆其勳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彝
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

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始佐曹以導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尋熹彭龜年既以論佐曹去貴戚吳瑄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佐曹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熹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侈開造信用兵帝意弗善也佐曹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佐曹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魯誼子為後名琦既誅佐曹削籍

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蕭山尉上謁帥閩安撫使史嵩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為戚里婢壻實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為大理司直添差通判饒州入為太府寺簿以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州分司復兼樞密院編脩官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

子三百五十五人
恐之湏更出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
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尋為右諫
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
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實祐六年拜參知政
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袁玠
為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遠繫系漁湖土豪督促輸
錢甚急土豪怒盡以魚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
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
臺臣翁應弼吳衍為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
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

書舍人洪芹綴言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
惡陷害忠良退寒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
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
罷監察御史矣貌孫復論大全委姦回險狡狠毒貪殘
假陛下之刑以箝天下之口披陛下之爵祿以籠
天下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
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
奉大夫致仕臣僚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
屠任臺臣復以為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明年
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追削兩官移送竄貴州團練

字四百十一
吳惠

使與國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間翁明愬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變為不軌朱裸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護送舟過滕州擠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媼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為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為妻為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陰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

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異時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

京子戒勅之嚴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下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

宋史四百七十四
潘源

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
 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
 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
 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已
 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
 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
 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般函
 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
 歸追兵至問曰何為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
 端大啓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

皇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剌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
 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赴月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
 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
 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
 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
 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家京詣軍中
 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
 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
 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
 候湖廣兵明年正月兵至侂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

宋史

潘源 寓

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兵百七十遂上表
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
百官郊勞如文彦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
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
兵以屬江閩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為潛欲殺已
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竊王子
孟啓為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
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銜永桂皆破大稱
旨乃議立孟啓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園中
侍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中

何能為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間
呂文德諂似道即使人河曰宣撫在何敢爾耶曹世
雄向士壁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
以數諸兵費世雄士壁皆坐受盜官錢貶遠州每言
於帝欲誅達帝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為第
一而達居其次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
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
道大受慶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
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
忠勇軍營將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

聚錄以類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實諸通顯又
 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
 倡優傀儡以奉帝為遊宴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
 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
 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為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斂跡
 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群小取先朝舊法
 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
 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
 緡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有奉
 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

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硤瘠
 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
 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
 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
 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諸益賤秋
 七月慧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
 始滅臺諫布韋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
 致似道上書力辯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
 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
 餉皆足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

小史

卷之三

三

吳惠刊

字四... 卷三... 吳惠...
如國言... 有大學生蕭規葉李等... 書言似道專政
命京尹劉良貴... 摺以罪悉黜配之後又行推排法
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
其所立每朝必各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
為周公用堯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
池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道至欲以
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
怒曰節度法僅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
已出復曰咄咄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
屋無倒節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池之報

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六臣侍從傳旨留之者且
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
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
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
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
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其臺諫彈劾
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節
文天祥陳文龍陸遠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輒
斤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為似道破
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為帥閩監司郡守者

貢_不可勝計趙濟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
道之王工陳拯民以求進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
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送經
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
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園已急似道日
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
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繼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
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
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
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

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每
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
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
父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
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給曰平章已允乘逍遙輦
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定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
預聞乞罷政即山出出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
涕泣出貴嬪為尼如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
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大學
養錢竟料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

肆行自圖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
章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
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
頗淮未必能及襄不着居中以運天下為得乃就中
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言高達可援襄陽
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
達如呂氏何昧等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
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
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
矣文煥大以為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繆以太

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
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
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
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
入朝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
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
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
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
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
水與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

字四百一
吳惠刊
俘魯安撫以荔子黃甘遺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
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
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
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
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
報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計事頃之
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
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
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
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

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
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
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
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
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
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
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李可陳
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
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
官然尚居揚不歸五月王燾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

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黃鏞王應麟
 請移似道鄰州不從王燦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
 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
 抑而不行非惟付公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似
 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眾為露布逐之監察御
 史孫嶠更等皆以為罰輕言之不已又徙建寧府翁
 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
 方聞似道來嘔惡况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
 直舍人院封還錄黃乞竄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
 麟給事中黃鏞亦言之比言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

從眾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嶠更及監察御史俞浙併
 上疏於是始謫似道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
 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賊
 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
 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
 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
 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
 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嶠更應麟奏似
 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
 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

二百四十六
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
雖死何憾拉殺之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三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宋史四百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長脫等奉

勅修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事
立其臣為君冠履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
振悍僕狂奴欺主衰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
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

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
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
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政和末
由知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
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
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
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
仲夜斫金人營幹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
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

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
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
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
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為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
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吳玠莫儔自金營持
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留
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玠儔促
之劫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
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

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傳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詰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大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燕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并傳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汝

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傳瓊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傳權僉書樞

四百一十
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
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
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
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
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
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為四方密
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拓袍張紅蓋
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并傳皆從行
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
南薰門衆慟哭有什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

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
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
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
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
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
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
乃用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齋
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
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
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

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
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
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
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
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
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
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
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
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
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為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

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

與免負責授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
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
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
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
食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
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
杖脊配軍營務時雍秉哲玠傳等先已遠竄至是併
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

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紗衣
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為言者所擊帝不欲發
其宿醜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劉豫
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
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
善中書侍郎張慤建炎二年正月用慤薦除知濟南
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
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
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柬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
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

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繼城納款三年三月兀朮
高宗渡汴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
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濮濱博棣德滄等州以麟知濟
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丁卯金人遣
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冊豫為皇帝國號大齊
都大名府先是北京順豫門生瑞禾濟南漁者得鱧
豫以為己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寶賂金左監軍撻辣
求僭號撻辣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
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裔
昉備璽綬寶冊以立之九月戎申豫即偽位赦境內

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柬為右丞李傳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厚孝純俾衣招之會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於賊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偽詔求直言十月冊其母翟氏為

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右喬思恭與共說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偲以榜旗誘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偲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

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又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從
 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
 信副使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
 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
 書乞通宋朝豫殺希載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
 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
 李成敗之成逃歸豫雄州大僧王友直嘗抵豫書招
 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禁中興將相才後為人所訴
 詔鞫而刑之六月豫以皓為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
 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也通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

為界恐兩河民之陷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也
 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
 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
 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偽秦鳳帥郭振
 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偽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
 彙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叛
 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
 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
 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
 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為其將

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三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
 翟興屯伊陽山豫惡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
 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
 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
 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
 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
 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
 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
 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
 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

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
 以聞六月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時
 率眾千餘來歸直徽猷閣浚唐佐尚書郎李巨國信
 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
 豫殺唐佐巨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
 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府先鋒將十二
 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偽
 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瓚與金帥撒離曷侵蜀執進
 士薛鉅送豫鉅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孰與他日
 併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三年正

月庚申李橫破賴順軍偽降于蕭和降壬戌敗豫兵于
 長葛甲子橫引兵至賴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急攻
 下之弼遁復賴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
 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豫聞橫入賴昌求援
 于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
 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馳岡橫敗績復陷賴昌橫軍
 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
 月陷魏州鎮撫司統制官謝阜指腹示賊曰此吾赤
 心也自剖心以死阜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
 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益城輸款

于豫文言汭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
 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泰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
 松年使偽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
 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
 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
 豫有慚色時豫悉有梁衛之地翟琮屯伊陽之鳳牛
 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官吳
 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
 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棄
 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州守臣李

字四百一十一个
簡道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將王彥先自亳引兵至壽
春將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鄺瓊領
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十一月金人遣
李永壽王翊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
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益稅吳仲
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為
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
戰擒也四年正月翰林學士基崇禮言豫父子倚重
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
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將

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
使金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
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
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矣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
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州六月復
隨州礫偽守王高子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語在飛傳
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偽奉議郎羅誘上
南征集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為前軍
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

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捷霖不分道南侵步兵自
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復遣偽知樞密院盧緯請師
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粘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為
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捷霖權右副元帥調渤海
漢軍五萬應豫以元术嘗渡江日知險易俾將前軍
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今朝廷震恐或勸帝他
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
決意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
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
月丙子朔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

還揚州起張浚為侍讀戊子韓世

忠單於大儀已

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
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
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
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離決勝負哉淮西將王師
成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執偽知州王靖十二月壬
辰安州遣將牛皋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
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五年正月
淮西將酈瓊復光州偽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商元
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為講

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鬻子依商
 稅法許貫陌而收其筭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
 金主亶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圍之
 賊守將連舉六烽兀术與劉猷合兵來援皆為世忠
 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晟破之執華知
 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
 聞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
 罷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宗磐曰
 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
 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

小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如
 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豫於是麟領東南道行臺尚
 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
 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闕師古為將籍民兵三十萬分
 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猷率東路兵
 取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
 舟統之十月猷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
 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
 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
 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矣張俊遣人

星馳采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
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艷瓊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
敗之猊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猊
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于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
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豫由此失人
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
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咨
訪河南百姓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謀縱火淮甸燔劉
光世帑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
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艷瓊統

呂科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科豫用瓊降大喜

德殿見之投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

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

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業已

廢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東坡為元帥府

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為右都監屯河

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

豫為蜀王初金主先令撻辣兀木偽稱南侵至汴給

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

武殿兀木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

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
 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
 揚言曰自今不食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
 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
 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偽丞相張昂
 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鄺瓊關師古各予
 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
 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
 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
 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

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
 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道之行願居相州韓
 琦宅許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
 以居之紹興十三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
 僭號凡八年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怪異有
 鳥鳴于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
 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初偽
 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撒離曷
 密諭可求代豫後撻辣有歸疆之議恐可求缺望醜
 殺之豫之僭逆也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

四百今一个
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
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無責焉

苗傳上黨人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為殿前都指
揮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
傳與張俊楊沂中由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
傳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
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為熙和路經略使死
王事正彥由閣門祗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
責降會法部曲王淵為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
法故薦正彥于朝復為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

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
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
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眾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
幟為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恥已
賞薄而晏獲駿遷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
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
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
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傳先是王
淵裝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
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

用事威福由已出其徒效民居肆為暴橫傳等恨之
 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遼復激怒諸軍
 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
 月辛巳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初淵建幸杭州議
 內侍實左右之及淵躡躡濟樞密眾謂薦由內侍傳自
 負宿將疾淵驟貴王彥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
 怨之於是傳積不能平與王世脩張遠王鈞甫馬柔
 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傳部分
 既定乃給淵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
 康履得黃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

乃苗金乃劉也於是始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
 明日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
 謀反正彥手殺淵以丘八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
 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
 與傳通道其黨入奏曰苗傳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
 知杭州康允之聞變急下從官扣閣請帝御樓百官皆
 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傳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
 憑闌呼二賊問故傳曰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
 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

四百 卷之八 三十一 呈 隆 刊
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監珪曾
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
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
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
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
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
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傳即樓下
腰斬履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
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
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

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遼曰今日之
事當為百姓社稷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
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
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湏太后命勝非謂不
可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
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
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
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
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
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傳

四百令十一个
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
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
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
諭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
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合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
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宣諭后
猶不許傳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
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一詔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
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
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為後圖耳是日帝

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孝
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
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
呂頤浩遺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
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初勝非奏
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
引其徒一人與俱傳入對后勞勉之賊喜無所疑故
臣僚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王世脩將處以從官
俾通二凶傳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
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改元明受張浚

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官朝睿聖宮以
傅為武當軍節度使辛卯張浚遣進士馮轡赴行在請
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
下之惑浚既遣轡即檄諸路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
傅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軍哲不從改命
陳思恭思恭亦不從壬辰以諫議大夫鄭慤為御史中
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彥為御營司統制慤面折二凶彥
佯狂即日致仕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熟辛道宗謂張
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
奏道宗為節制司叅議官措置海船以避賊甲午賊曾

擇藍珪于嶺南傅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
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澂勝非曲諭止之馮轡說
二凶反正傅按劍瞋目視轡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
來乃可即遣歸朝官趙休與轡共招浚乙未呂頤浩
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來會丙申韓世忠兵
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拔鼠
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
并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為人所殺戊戌
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轡至
平江浚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

傳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
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黃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
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
重緩進賊當自遁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瑀桑吉將
赤心隊及五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轡
至臨平見瑀桑吉同繼入城詰朝與傳等議傳曰爾
尚敢來邪欲拘轡浚逆知之謬為書遺轡言客自杭
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
得浚遺轡書大喜乃釋轡壬寅浚得謫命恐將士解
體給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呂頤浩至平江與浚對

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慕容承造草檄告四方
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轡勝非議復辟癸
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
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為知樞密
院事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
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
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為皇太子辛酉徙
傳准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是日頤
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
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

都堂趣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辛亥
夙浩俊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
苗傅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
寅斬吳湛時希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
所過燔橋以阻官軍丁巳犯壽昌縣黥民充軍庚申
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卻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
討賊丁卯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
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沙溪鎮統制關師古自江
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
間五月戊寅朔世忠發杭州庚辰賊黨張翼斬鈞甫

及柔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
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
彥博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
正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臯禽苗翊降衆悉
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
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
在壬寅詔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俘傅正彥以
獻磔于建康市張達苗瑀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
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

略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靖康初加集英殿脩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中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為敵內應殺之無噍類建炎元年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謂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大任鮮克有終夫二年宗澤卒充代為留守兼開封尹三年以戶部尚書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節制京東西路依前京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至即拜尚書右僕射同平

章事御磨使初宗澤要結家僮圖逆二帝澤卒少

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

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

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

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謂未入俊遽前充怒戮其使

諸將稍稍憎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太平王

瓊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

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

常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

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

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碣砂時以輕
舟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
列陣而佯退眾信之守益懈敵謀知無備夜乃乘數
十舟橫江直濟眾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
陳淬盡領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
王瓌俱進敵氣銳甚淬戰沒瓌引兵遁充軍潰金人
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充嘗痛繩諸將諸將銜之伺其
敗眾將甘心焉充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
欲合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俾為後
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健士先達上意充詭詞

自飭以報源充居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志勸充曰
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充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凌
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
于金為所用唐佐雅善充以書招之完顏宗弼復遣
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
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
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嵩巖崑塔韓汝惟於廣州是冬
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之命知相州充猜阻肆威同
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徙所間走歸充其副胡
景山誣充陰通朝廷粘罕下充吏炮掠備至不服釋

字四百八十一
之因問充曰汝欲復歸南朝邪充曰元帥敢歸充不
敢也粘罕哂之七年命充為燕京三司使八年同僉
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
和議成而充死矣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
郎淳熙五年換武德郎除中郎將後省言其太驟改
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興元年挺卒起復濠州團
練使慶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
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
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

潛畜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
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
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報曦至
鎮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
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
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
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
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
撫使曦與從弟覲及徐景望趙富承脩之董鎮共為

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
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
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
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
悟金人犯西和王喜曾翼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
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腹心
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
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
守大散關曦因撤驀關之戍敵由版開谷遠出思後
思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飾後

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度人

遣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且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

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

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揚駭之抗言

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

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

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為

四川轉運使褚青為左右軍統制趨益昌敘總領所

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

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左
壽縣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月為元年使
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晝夜號泣罵不
絕口曦扶出之族子僕為興元統制見偽檄色甚不
平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
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
十統帥遣祿初房大勛成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祁尋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漢
等若以遏王師佐曹聞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
而封之佐曹納其說吳玠為曦謀宜收用蜀之

係民心於是陳咸自斃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
飲藥卒王刻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脩年詹父中家
大酉李道傳郢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
義兵興州合江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
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
賁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
首率勇敢七十人奔門以入李賁即曦室斬其首裂
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晫從弟現
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采脩之郭登等皆誅之時吳
端猶卧後閣亦伏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鎮郭榮祿

禧等皆在外遣人就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貶時年四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五 宋史四百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司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叛臣中

李全上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蓬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趨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竄汴賦斂益橫遺民保嚴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等

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展微王敏為謀主母舅劉全
 為帥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
 餘寇蜂起大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全與仲
 兄福聚眾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洋
 弟潭等咸附之大元兵退金乃遣完顏霆為山東行
 省黃摑為經歷官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閭
 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舸走即墨金人募其頭千
 金舟人斬以獻安兒無子從子友偽稱九大王不閑
 軍務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
 統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眾

進馬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
 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
 全得收餘眾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
 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眾彭義斌歸李全
 黃摑者即阿魯達霆即李二措賜姓完顏惠號賽張飛
 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寶貨山委而不得食
 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販山陽
 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
 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度
 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

宋人定遠民李先者嘗為大俠劉佑家厮養隨佑部
綱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
陽寅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
李珣准東安撫崔興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
禦乃命先為機察諭意羣豪叙復鐸為武鋒軍副將
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
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剋海州糧援不
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蒲察李家駒
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兆
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

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

招納密勅珣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

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

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鐸

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

全軍至漣水邀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

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六月全圍海

城金經略阿不罕納不刺等固守不下七月合鄆單

郅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
密州禽黃欄械至楚城是冬徙屯淮陰之龜山十二

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擢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請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五千并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金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二月庚辰率軍二萬度淮大掠丙調王顯臣高友趙邦永以兵逆之至南度門顯臣敗友邦永過鎗下馬與作山東語皆不復戰丙窘乃遣全出諭之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成濠出戰喪騎三千珪及張春皆有亡失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癸亥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三月先軍進駐天長全進

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乙酉全至渦口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名盧鼓樵者將濟全與其將鹿仙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壬辰與阿海戰于化陂胡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三圍俱解全喪失亦衆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六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維淄濱棗寧海濰南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及擱敗意決而未能達會全還維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怒全誘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

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
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
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馮均所作也秋授林
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
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
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
戰許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承宣使殺駙馬
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
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駙馬實不死
也十一月大雨雪淮冰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泗州

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統制
劉卓議早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
人從夜半度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永傳城下擁
金人不備俄城上秋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
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
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厓峒嚴實求內附拱與定
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
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
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
度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

全合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金叅政蒙古剛帥
眾守東平。全以三千人金銀甲赤氍毹。遶壕躍馬索戰。
時大暑。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
砦。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木斷。浮梁全首。
尾幾絕。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
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
馬。逐北抵山谷。上有龍虎上將軍者。貫銀甲。揮長槊。
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鬪。會諸將至。拔全
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失大半。統制陳孝忠死。
馬林兵還青州。全所携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

分隸。使先歸。而以餘眾道滄州。假鹽利以慰之。
龍虎上將軍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節使女
也。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
將心。獨先嘗策戰勛。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
所任吏莫凱。使譖先。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
欲收其軍。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
德珩。孫武正。及王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迎石
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知覺。及選還。涉
恥之。乃謀分珪軍為六。請于朝。出脩武。京東。路鈴。等
即告各以授淵等。使之分統。謂可散其縱。淵等陽受

命涉即聞于朝謂六人已順從珪無能為矣其後有
教令皆不納然後知淵等猶主珪涉恐甚全結府吏
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涉未有議者請以全軍布
南門移淮陰戰艦陳于淮岸以示珪有備然後命
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一散珪黨
自離涉用其策珪技果窮珪素通好於大元至是殺
淵而挾武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大元陳水軍
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使南將
主北軍則淮楚為一涉然之且曰先在時有三千虛
籍今當遣明亮覈實因可省費全聞之即獻計曰

若朝將此軍夕與覈除虛籍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給
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
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給他
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
鼓漣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全思漣水去邳咫
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面罪在
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
詐因寢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
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十一月丁未全
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

字四百一十一个
王肅刊
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覃迭為主禮務誇北人
以繁盛全請所狎娼輩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
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舻舟謀爭舟楫之利
焉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瑋共
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兵至盱眙度淮攻尅泗
州之西城入城市守瑋徙盱眙芻粟以實之防城之
具俱撤以往為必守之計未幾盧鼓槌來取西城全
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全閉城自守明日復戰
不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全
再與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

謂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
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瑋再
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
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
可量及聞盧鼓槌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陳
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起之相與歡甚
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
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湊
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
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

分之二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
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
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其弟有大造于林又欲分其
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昔恩耶待與
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愬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
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追於是李馬兒說
林歸大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
遺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
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涉聞道遣點胥王翊閻瓊勞林
林泣涕道其故翊歸全使人殺諸塗全攻林急林走

全遂入青州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暮歸入門忠
義軍遮道涉使人語楊氏楊氏馳出門佯怒忠義而
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被召
卒秋全新置忠義軍籍初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于
城中翟朝宗統之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
邦永高友統之屯五千淮陰王暉及于潭統之所以
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且以利啗其統制陳選及趙
興使不為己患唯忘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
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
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丘壽邁攝帥事

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籍幽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闕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聞者驚異先是國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至是喬行簡為吏部侍郎上疏論國望繫不宜帥淮不報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闡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是冬大元將李二措及邳州

守致書海州欲附宋全戲下周岳得之即以報

喜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棣有亂乃引兵趨山東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固留青州國不能致四月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即日真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

書而遽得命諸將校謂何不受歸語其徒以為笑國
 見全無來期數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
 覘國意向國左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
 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叅制閫則曲在我今
 不計生死必往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
 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
 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
 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
 拜汝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
 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

樂國之容章夢先主幕議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
 隔簾貌若慶福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噉遺全不受
 國固遣全俟其克斥階庭伺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
 者半月卒不受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
 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因會席
 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
 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
 虜矣義斌求趙邦永來山東全為白之國諾邦永乘
 間告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
 毋過慮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十一月國集兩

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已內自為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從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鹽盜至千餘結束如北軍率眾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事見茲傳時全圖國之意已決遣慶福還楚城使為亂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有眾八百涉徙刺揚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之信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

別遣將劫寶應事濟即揮眾度江盱眙四將不
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苟
至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豈文儒不知
兵耶夢玉懼禍及已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
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乙卯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
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
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
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
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全豫今遠山陽及連水而
復止之至是擁翀入城與通判宋恭唱搗南北軍使

四百里十人
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貌喏之辱戒諸軍毋
害苟夢玉家護以五十兵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
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朱虎等為腹心至是首降
賊且助為亂惟丁勝張世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
或與賊巷戰興手殺賊將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
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
復獻計慶福曰我偽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揚守
必不疑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喜夜飲而遣之內
辰許國縊于途丁巳文信將至揚州其徒有亡入
告變者時揚之兵皆日在楚知州兼提點刑獄

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
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
止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
往盱眙分隸張范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于十里頭
置酒相勞苦文信偽為裏創狀拱曰忠義反楚州揚
州人見忠義暮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後
伺見提刑提刑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
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戮之統躊躇不敢殺劉全
知其謀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刑
不必疑請出受參統不得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翼

字四百一十
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與
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世拱就出劉全亦請從至平
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人
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
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遂
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
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瑋懼夏全復動乃使卞整
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為辭引兵還
揚州因偽言盱眙失守卞整為亂於是揚州復震城
門晝閉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

莫可以徐晞稷嘗倅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晞秘
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屬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
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
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
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讐呼趙邦永曰趙二汝
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齋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
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
之開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特知揚州兼
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
晞稷已卯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郡廳晞稷迎之

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四月
 潘壬變姓名至楚州將度淮而北小校明亮獲之械
 送行在伏誅甲午時青使人偽為金兵道邳州出連
 水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翼旦全引二百騎度淮與
 鬪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往拔全出與慶福俱重
 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
 止之全後知其謀對晞稷詰之二人不為屈然懼禍
 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
 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州晞稷初至楚
 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逐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

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妣种及將校飲酒酣
 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有將校曰當時忠義
 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着潰將何以還
 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
 山東為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及全陽罵之种以
 告晞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
 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
 倒置矣軍器庫止餘槍千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
 晞稷使擇二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
 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

盜篋者五百千未之閱全始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又有苟夢玉書即以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玉反覆夢玉知之時已被堂召亟辭全如京己卯全餽餞夢玉如平時潛殪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往青州五月丁卯全取東平不克戊寅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之會全

遣使歸報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公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禽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為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侯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大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大元兵說

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
豈為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
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死乃附全自
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俎銅券二千他餽稱是
恩徧麾下人人喜悅晞稷宴青全餽折俎如前全將
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犒鐵錢券人五千全犒銅
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
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春趙范奉祠林珙
知揚州權提點刑獄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大元
且仰食會金與大元爭大名全得往來經理三月丙

辰朔大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
大元築長圍夜布狗砮糧援路絕全遣小校周興祖
縋城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
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
孤城汝聞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
勦敵夫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
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
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苟歲月朝
廷方謀易帥劉瑄久在盱眙雅意建闕又見賊勢稍
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忞延譽京師自謂

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
力朝廷信之託亦垂涎代瑋從吏尤力九月以瑋知
楚州兼淮東制置使託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乙亥
晞稷以戶部侍郎召未幾出知棗州十一月壬子朔
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
時青在淮陰瑋怨其移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瑋
素畏全校亦俾留盱眙託自揣資望視瑋更淺曰瑋
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瑋猶憚夏全我何能用
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
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曹西端

為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
內瑋且駭且恐勢不容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
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不往甲子瑋令夏全威陳
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入賂夏全求緩師乃止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五

字百个

安及復先言三三

王



